



屏山集卷第三

論

漢書雜論上

陳萬年性調臨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  
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調也  
初丙吉病時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  
留昏夜乃歸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能吉薦萬  
年遂為御史大夫嗚呼以吉之賢猶樂佞人信乎  
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  
欲世濟其術悲夫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為丞相單于來朝拜謁  
商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成帝歎曰真漢相  
矣王商問望見重一時單于豈能知哉特畏其貌  
耳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之言始以為真漢相則  
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單于之言果足為重  
則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

史稱王商有剛毅節初商有女太后欲以備後宮  
商意難之竟辭以疾及商為王鳳所中事下司隸  
商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李婕妤白見其女故  
張佳以此擊之甚力廷臣史丹等皆排根之商免

相三日歐血而死然則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  
患失之者也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商豈剛者乎  
馮野王不為三公名重當世兒寬為御史大夫官  
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可不思有以重耶要官  
顯爵居賢則重居不肖則輕人主以是柄而御天  
下可不慎其選耶

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馮野王是也野王  
以女弟為昭儀不得為御史嘆曰人皆以女寵貴  
我兄弟獨以賤野王之行能高矣觀此言未可謂  
確然亡欲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易曰君

子以懲忿窒慾非近乎道者不足語此  
趙廣漢為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為左馮翊劾  
御史蕭望之皆坐誅故班固謂訐上不信以失身  
墮功廣漢操術始終如此其死宜也延壽平生謙  
遜和易所在有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  
所為出於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  
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史稱高祖定天下異姓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  
變以詐力成功終於滅亡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  
故能傳號五世余謂高祖之定天下多用良車奇

謀秘策亦未免乎權變詐力也賈誼謂大抵彊者  
先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尔功少而最完執䟽  
而最忠非特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斯言當矣  
蕭何起刀筆吏助成漢業高祖謂之三傑然何非  
子房韓信之流也何與高祖微時親昵故特重之  
高祖即位首封功臣怫然雖高祖推重勤勤如  
此而人心卒不服也鎮國家撫百姓何實有焉若  
曰發縱指示其功人也斯言過矣何謂天下方未  
定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無以示威且亡今後  
世有以過也觀此言何真刀筆吏哉或謂何能識

韓信固非碌碌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武帝勤兵四夷禍流中外而卒得無他者賴前有文景累培基址後有昭宣撫養瘡痍耳不然天下土崩久矣

李廣之騎射程不識之軍律可謂精矣霍去病無所稱焉所長者武帝使之學孫吳去病曰碩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又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其氣識已度越諸將矣

宋義提兵救趙至安陽不進曰秦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而西必舉秦矣此萬全之策也項羽殺義奪其兵破秦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銳甚戰難必勝故渡河湛舟破釜餽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尚衆會章邯與趙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以糧少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邯軍亦精銳羽之所將非其敵也以羽必死之戰乘章邯狐疑之隙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之策也初

秦兵破周章田儋等項梁乘其敝破之梁輕秦有  
驕色故義知其必敗也義又欲承其敝故以趙闢  
秦范增之謀深矣不以義為非者勢當然也秦不  
救韓魏周亞夫以梁委吳蓋用卞莊子刺虎之說  
也噫羽既據功名之會故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  
也

亞夫曰說項羽曰沛公貪財好色今入關無所取  
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之氣比日為龍成五色此天  
子氣急擊之勿失羽竟不殺沛公亞夫曰吾屬今  
為虜矣亞夫之知明矣而不知天命也君擇臣臣  
亦擇君亞夫與羽比肩事懷王無君臣之分也言  
既不從何不引去知沛公之人事天時如此而忿  
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不亦難乎

武帝遣李陵屬二師軍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  
德迎李陵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願留易曰長子  
帥師弟子與尸凶此武帝之所以覆軍蹶將也  
周亞夫彊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  
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也方凶奴寇邊文帝遣亞  
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  
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

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爾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婁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始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忘刻故陷於僂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亦有以招之矣

蕭望之不屈霍光而甘於抱關孫寶不屈張忠而安於主簿後卒為名臣士之行已必正其始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彼躁進之士苟得一時雖欲自及人弗信焉可不慎歟

公孫洪與韓固同徵洪側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士之立朝由其素養洪之阿諛雖未委質固已知之矣易曰素履坦坦

嚴彭祖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噫漢儒雖盛若彭祖者可謂有守之士矣彼夏侯勝謂明經取青紫劉歆謂學易干利祿其言鄙矣孔子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况爵祿乎

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令霍去病學孫吳對曰不至學古  
兵法顧方畧如何耳二子所言者殊途所會者一  
理可謂知為治論兵之要矣武帝能用去病故兵  
威遠震不能聽申公故治道無聞惜哉

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俱死史稱涉起匹夫不滿  
歲而滅亡其事至微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  
質為臣者何也曰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  
也劉子曰孔甲誠怨秦而思發憤者然使甲知涉

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為臣與之俱  
死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蓋甲之知不明不知勝  
之不足與也勝初入陳便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張  
耳陳餘皆諫止之不從則引其權以去知勝之不  
是與也又務夸殿屋帷帳之盛彼傭畊者見之猶  
譏誚之甲曾不如傭畊者乎若知其必亡徒以怨  
秦與之俱死此特匹夫之發憤耳

成帝惑於昭儀自殺絕其嗣子哀帝惑於董賢而  
欲遜以大位人君一有所惑舉其甚重而不顧焉  
亦可謂昏愚矣



中謂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以此知成帝之時紀綱不肅甚矣殺人不忘曰賊况近在宮掖間耶國柄移於王氏不足怪也

陳湯誅郅支單于元帝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昔楚子以宋誠示文羗君子曰戎事不迓女器譏之也元帝以獲郅支圖上祠郊廟下以為婦人之悅失禮甚矣其事雖微史臣詳著之

元帝時御史闕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帝以馮媛之故不用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

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余嘗偉之後讀石顯傳乃昭儀兄馮遂嘗言顯專權得罪後朝臣薦野王帝以問顯顯曰野王親昭儀兄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帝曰善吾不見是以此見元帝不能為此乃石顯之謀也舉用三公不信廷臣而折中於宦者元帝陋矣又見小人之譖君子亦各有道也可不戒哉

平帝紀王莽奏事史官只書安漢公蓋是時平帝之權已移於莽矣史臣非獨不敢書亦以見莽已有無君之心也

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治霸陵以瓦器可謂儉德之至矣然寵幸鄧通賜賞通鉅萬以十數錫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何耶蓋心有所嬖惑不能自勝也然文帝躬行儉約實惠及人小疵不足掩大美故卒為漢世之賢主也其視唐虞三代之君則有間矣

袁盎馮唐張釋之數諫止文帝帝或大怒或怒起入禁中若不能堪也然卒聽數子之言者以能勝其私也成帝委政王鳳王章諫其專權帝初納之後不忍廢鳳卒殺章哀帝欲封董賢王嘉亦數諫

帝初憚嘉卒封董賢遂殺嘉二君初非不知其言是也卒殺之者不勝其私也勝己之私之謂克人君能自克如文帝而以成哀為戒豈不賢哉

鄭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朴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之流匹也太史公作汲黯傳班固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

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或曰使衆皆左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漢臣謀諸呂時祿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

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祿曰急歸將印辭去不  
然禍且起祿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是時軍衆豈不  
知勃為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衆心  
故云耳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為呂氏哉高祖曰  
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

高祖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彭城之敗楚圍三  
匝大風晝晦與數騎遁廣武之伏弩丁布之追騎  
當是時也雖有三傑智無所用力不得施卒得無  
它者天相之也故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  
下此非天命乎韓信亦謂陛下天授非人力也

漢楚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來致  
梟騎助漢項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  
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  
戚叛之

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追羽  
至陽夏南良復請彭越王魏韓信王齊使各自為  
戰則楚易散何也蓋是時楚兵垂敗借魏楚一戰  
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武帝好大喜夸故一時群臣皆務為高言闊論以  
中人主意希求寵祿甚若可嘆公孫洪曰周公晁

年而化臣竊進之王恢曰匈奴侵盜不已者以不  
恐之故耳東方朔自謂天子大臣吾丘壽王自謂  
海內寡二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春卿謂神仙可見  
延年欲回崑崙河以限虜其言不徑受之欣然乃  
知孝宣總核名實漢家所以中興也

元帝為太子時諫宣帝宜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  
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孝  
宣之業衰焉然則是儒生果不可用耶劉子謂不  
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  
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拔為

輔相者魏相張安世黃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  
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筴黃霸繫術  
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  
學春秋自執經北面脩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  
詩是皆通經術者也處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  
儒也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  
王褒或以儒術進或以文章顯宣帝時與之議論  
於石渠或於燕游播為歌頌第其高下則宣帝豈  
不好儒哉元帝任韋匡等為相齷齪廉廉親附閹  
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

醞藉可也然比日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

屏山集卷三終

屏山集卷第四

漢書雜論下

或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在在貴虛禮也武帝以黯為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躡見用至謂黯為甚戇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妄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見是虛禮也後拜黯為淮陽太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強予之曰吾今召君矣此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高祖

騎也項而問周昌據牀而見酈食其可謂亡禮矣  
然其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嫚侮之譏而  
英雄樂為之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責其虛禮也  
武帝力征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  
之甚切帝曰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為  
郎然征伐竟不已又包南山民田為上林苑東方  
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然遂起上林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  
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  
實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

為貴此之謂也

哀帝為定陶王從傅相中尉入朝成帝問之對曰  
今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  
千石也問中山王不能對帝乃賢定陶王時哀帝  
年十七元帝即位時年二十七矣不省召致廷尉  
為下獄竟殺蕭望之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萬幾  
豈可不練達世務也哉元帝好儒宣帝曰亂我家  
者必太子也漢業自元帝而衰知子莫若父信矣  
杜欽說王鳳曰王章所坐事密天下不知章實有  
罪而以為坐言事也且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則流

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行其策史稱欽補過將美皆  
此類也且王章上封事指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  
用鳳乃陷以大逆章死不以罪天下寃之欽為鳳  
謀主言無不聽也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  
誣善天下果可欺邪欽姦人之雄也初鳳專權欽  
嘗戒之又令鳳乞骸骨及王章上封事鳳稱病篤  
欲遂退當是時劉氏王氏之禍幾解矣欽乃力說  
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  
謀反覆如此元帝舉直言欽專指後宮謂外戚親  
屬無乖刺之心陰為鳳地谷永之流也而機險過

之史臣責永而恕欽且謂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乎  
張湯杜周酷吏也皆子孫榮顯侯爵數世史稱湯  
雖酷烈及身蒙禍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此牽合  
之論也湯深刻排陷流毒一時其稱引一二掾史  
何足掩其過伐安世延年之德器自應綿遠未必  
由湯與周舜之帝禹之王豈必自瞽鯀耶  
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人一時稱焉然不聞有所引薦也一董  
仲舒卒擠排之何賢人之能得耶若所招延惟諂

諛軟美之士則洪之客館與屈釐之奴婢室無以異也

史稱賈山自下刺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寬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劉子曰夫儒何所不通哉不通非儒也其論墨者曰疆本節用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尊主卑臣分職不相踰越不可改也孔子君在蹶躅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易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易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一以貫之又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或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脩身無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若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紛紛之論不發亦可

昌邑王賀廢宣帝即位心內忌賀詔山陽太守張敞謹備敞見賀察其言語跪起不常敞即奏曰故王清狂不惠由此知賀不足忌若賀者可謂無道之主非清狂不惠者也賀憂不免張敞之來故於言語跪起之間陽為顛闕一以免禍也初霍光廢賀時令賀受詔賀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觀此應對豈清狂不惠者耶賀雖昏於治國亦善於保身其得終其天年抑有由也

丙吉為丞相掾吏有罪滅終無所案驗後因以為  
故事且吏不敢為姦滅者畏刑法也刑法不加彼  
河憚焉姦滅之吏蹤跡詭祕幸而一敗又獲善脫  
蓋國害民多矣賞罰之柄詔王馭臣相之職也治  
遠自近掾吏之姦滅不案欲責百司郡縣之庶可  
乎

丙吉馭吏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吉容之後赤  
白囊至馭吏刺知虜入雲中代郡以白吉曰二千  
石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召曹案科係  
其人會帝召問吉具以對宣帝稱其憂邊恩職吉

歎曰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  
賢吉夫丞相百察之表也馭吏歐車其傷體貌甚  
矣且時方多警邊郡二千石長吏可不預知耶老  
病不任可不預擇耶倉卒之間偶得馭吏之言而  
見勞勉又何足賢噫吉漢之名臣茲不足以貶其  
益德史臣載為美談亦已陋矣

趙充國罷騎兵屯田欲不戰以破先零其計得矣  
然須遲以歲月以待其敝而宣帝責成甚速遂詔  
別將辛武賢等出擊斬獲數千其餘盡降先零之  
破雖充國計畫已定然當時多言武賢出擊之功

或使充國見宣帝言屯田不戰先零必破策之上  
也用兵則有勝有負負則其患滋多後勿輕戰未  
為失也治乃罷遣武賢更不論賞此則過矣使之  
率三軍冒萬死既已成功安可不賞故武賢深恨  
充國告其子印它事印自殺充國亦罷遂為世讎  
蓋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夫爭功招禍自古多矣余  
獨於充國惜之

史稱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跡始終  
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余  
觀不疑為政初亦尚嚴賴賢母之訓故不至殘酷

目其議論容飾頗近豪俠然不疑誠奇才考之當  
世其倫匹尚多也西漢士大夫持祿保位習以為  
風廣受之是之計名重一時廉頗立懦後世  
猶想其風采焉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以游夏  
之文學冉季之政事宰責之言語列於四科不得  
先顏閔之德行聖人之意深矣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曰宜從橋詔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  
不得入廟帝不說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  
乘危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噫廣德刎血

之言誠過矣然廣德不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張  
猛之言未必見聽也事君有犯無隱廣德有之然  
元帝亦可謂能納諫矣

武帝任車千秋一言寤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  
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寃託以白頭翁教臣言  
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  
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  
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寃是  
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  
千秋為高寢即常追補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

恨之心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豈非智有餘  
耶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千秋無他施為所謂  
有智者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薛方蔣栩之流漢高士也附于他傳僅見姓名東  
方朔一傳幾萬餘言攷其所載比滑稽戲弄不經  
之談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亦盍翦其繁絮蕪乎

蕭望之自諫官出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選經  
術之士以為內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此有激而  
言非通論也

史稱元帝優游不斷蕭望之謂中書本用宦者非

國舊制欲退弘恭石顯更置士人元帝謙遜重改  
作議久不定此優游不斷也後恭顯譖望之請召  
置廷尉即置廷尉請免為庶人即免為庶人請誅  
之牢獄即誅之牢獄又何勇決耶蓋由聽受不明  
故忠直之言難行諛昵之言易入也

三長史譖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譖殺蕭  
望之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貴英斷也望  
之既死帝為之却食涕泣哀慟每歲時遣使祠祭  
無所不盡其至焉生不能用又殺其身既死乃為  
此紛紛何耶哀公誅仲尼子貢所以譏之也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疑退丙吉  
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  
慎事自重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相所貶退皆當  
耶不可已也失之過耶箴之可也不當以朝廷方  
見用而為慎事之計也以丙魏之賢猶如此况其  
下乎後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遵此言  
也

班固謂平當遠巡有耻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  
之譏孔子曰行己有耻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  
明耻之丘亦耻之若審阿諛烏得謂之有耻乎當

為相纔數月觀其不受侯而過於公孫洪稚圭之  
流矣

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其客二人亦自剄高祖  
驚以橫客皆賢也盡召之其徒五百人聞橫死皆  
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余謂死溢美  
之言也五百人時在海中間橫死懼而逃散耳或  
有與橫同死生者亦不過數人海上遼邈因遂傳  
以為皆死未可知也橫竄海中其徒五百人若果  
能皆為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死士  
可勝論哉以橫兄弟之賢得死士如此之衆夫孰

能當之然橫兄弟亦曩與諸侯兵戰矣未嘗一勝  
則所謂死士者皆安在耶史臣欲成田橫得士之  
名因世俗之傳遂實其說

袁盎雖引義忼慨然捍闔之士也嘗謂文帝有  
世之行三且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  
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過許由四矣方  
漢大臣誅諸呂迎文帝帝與宋昌決策而來豈有  
許由之志哉再三之讓姑欲謙謙盡力耳盎乃謂  
過許由之讓四何諂諛之甚矣文帝甘受其言使  
庸庸之君豈不張其驕心哉書曰有言遜於汝心

必求諸非道帝王以此觀人則邪與正豈不洞然耶

張良至圯上見老父授以一編書乃太公兵法也初老父與良約五日平明與我期比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又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又五日良半夜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老父之意良默得之故未傳兵書而老許之也

張良所畫計策高祖用之以成漢業及招四皓以安太子則高祖亦隨其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蓋婉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高祖與雍齒有故怨嘗欲殺之後諸將欲反用張良計乃封雍齒王陵坐與雍齒善亦最後封噫以高祖寬仁大度猶未能於此釋然乃知不念舊惡亦是難事韓信王楚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信豈庸庸武夫耶有告韓信反者高帝初欲發兵陳平勸帝偽遊雲夢信必郊謁即執縛之此計亦適行耳據韓信傳高祖且至楚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是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使信決策發兵以襲高

祖事固不測也或說信斬鍾離昧謁上上必喜亡  
患信從之鍾離昧楚亡將漢捕之甚急信初匿之  
今發之是自暴其罪也以此求免難哉噫信誠無  
他然高祖卒疑之者豈兩雄不並居耶韓信料敵  
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高祖之疑已是天奪其鑿  
也高祖兵敗成臬自稱漢使晨馳入信軍信未起  
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乃知獨  
漢王來大驚則高祖疑信之跡彰矣及封齊王會  
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則高祖  
疑信之跡又昭昭矣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言  
至哉天奪其鑿也

如水投石焉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齊  
又謂我無罪既見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遂稱疾  
不朝嗚呼何信知之晚也奪軍徙地出其不意相  
疑甚矣三尺童子亦須覺悟而信不知信豈暗昧  
項羽引兵欲渡烏江亭長艤舟待請羽急渡羽不  
渡乃戰死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戶亭長之言  
甚甘羽疑其欺已也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死不  
忍為亭長所執故託以江東父老之言為解余使  
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羽至東城才二十



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軍披靡使羽  
盡用其衆決死垓下豈易當哉所以去垓下者猶  
冀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給陷於大澤羽知人心不  
與已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所以戰死  
也

武帝之時異人並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  
矣公孫洪兒寬之儒雅專事阿諛皆佞人也張湯  
趙禹之定令多務嚴急皆酷吏也李延年倡優善  
歌乃許之協律桑洪羊剝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至  
如嚴助張騫之徒皆啓唱邊事以資進取在堯舜

三代之時不免乎流放竄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  
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疏遠之肆其私心  
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也史臣之言過矣

爵祿者人主之柄也褒貶者史官之柄也史官之  
柄與人主相為權衡以勸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  
之作史者取法焉莫尊於丞相陶青劉舍相也不  
得立傳莫貴於通侯扶柳呂成侯也不得立傳嚴  
彭祖不為宰相李廣不封侯當時惜之然皆有傳  
焉孟賁以議郎立傳江公以博士立傳蘇武以典  
屬國立傳嚴安以騎馬立傳賈山鄒陽之徒以諸

侯之客立傳不以爵祿之崇所以勸善也春秋澶淵之會卿當書以其無信不書召陵之盟屈完不當書以其賢故特書蓋此意也倭倖殖化何以立傳希恩冒利之人苟一時之榮非求名於萬世也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民蓋此意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而勸善懲惡也

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為嚴密事皆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攷紀其言有深意焉余嘗攷之吳王濞約六國舉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為其郎中令劫守不得發兵濞敗遂

得不誅班固書曰比日舉兵反何以書比日舉兵反意比日反也戾太子斬江充矯制發兵武帝詔劉歆蹇捕斬反者班固書曰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何以不書反初無反意也張湯凌折三長史長史發湯陰事湯曰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武帝盡誅三長史班固書曰張湯有罪自殺何不書陷湯湯有罪也弘恭石顯奏蕭望之不悔過請誅於牢獄塞其怏怏心望之自殺有可奏望之有罪請絕其爵邑班固書曰中書令弘恭石顯譖望之令自殺何不書有罪恭顯譖之也太

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節發兵譏武帝惑巫蠱而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書譖譏元帝信闈官而殺其師傅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舉固自謂春秋攷紀者豈以得春秋之意耶

班固作史贊非獨詳於記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畧於記過也又婉其辭其記善也雖小善必錄其記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言儉德贊中總列十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又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奢侈其贊曰惟材大

略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有加焉非畧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今溫雅成帝之親穆之容皆見稱述者不以一失發其它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錄呂后之寵產祿景帝之殺晁周皆略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

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它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高祖輟洗受言吐哺銷印其從諫若轉圜也至於  
廢太子則雖得百張良無益文帝身衣弋綈慎夫  
人衣不曳地其儉無以加也至寵鄧通則賞賜輟  
鉅萬併舉銅山與之何相矣哉蓋惑於所愛雖聖  
主賢君猶不能自免也及四皓入見而嬖熹熹法  
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此二帝所以稱賢三聖哉

屏山集卷四終

屏山集卷第五

記

友石臺記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  
剗芻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  
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羣石置其上所以  
悅觀瞻而供遊憇也石出吾里無嵌空竒怪之姿  
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  
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  
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為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

卷五  
毫毫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祈子  
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  
氣剴切有若祖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御  
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  
剴剴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  
親也附狷介而沈者次之為勢力所驅者次之能  
言以怪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  
一有是玷雖瑰瑋亦弃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  
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尺之地數奉之石寓焉  
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

茲為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為基立五嶽為塊  
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而觀之亦掌中之一  
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怡然理會則又何  
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  
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為是與則倚而歌據而  
瞑皆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

蒙齋記

暇日與二三子為蒙齋遊有客仰而言曰名齋之  
義其旨矣乎泉泐乎山虛靜而冽導之至易也人  
亦然童心瑩如雜慮無寄發其蒙者非有所畀付

增益之也勿振其翹勿鼓其蕩順之於正而已余聞之悚然念聞道最晚童之淳一既已澆耗童之愚昧固自宛然以因循易輟之功制扞格難勝之質凜凜乎其難也有客曰不然此精義也小子何足以知之學者惟見善明為可一燦懸室積暗頓除况吾崇智皎如日月之光何遇而不被剝耶此擊蒙之要訣也蒙自我蒙有之則固見自我見廓之則神豈外也耶余聞之則又大喜過望因念人之真性非不了了亡情環起而攻之則紛華利欲物物得而蒙之碩又不至是卓然自立於群趨之

未而以學問自娛苟無見焉則竒邪浮末術術術而蒙之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衣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雖然吾初讀易而有得於復也以名吾東齋今又以蒙名吾西齋而吾玩易未既也嗣而有得又將志之况吾家山窈窕深邃登臨從倚寄吾賞心者固非一方所可盡也以無盡之賞

寄無盡之義玄相推發豈不多多而益辦耶苟為不足又將推之於親族於交遊之好事者則吾起居宴息出入往來無非與易俱矣觀其名玩其義默隱於吾心以求合焉不亦樂乎客既出因筆之為蒙齋記

序

送張當世序

庚戌張侯來守莆田余佐郡事後兩月至時逸寇楊勅犯閩官軍綴之塵壘演山下聲震四境已而回源盜作幸災其徒益憾吾之赤子探九佩擯皆疏

范葉兵疽食旁郡士子春靈旗大伐衝遂蕩拓乃平又一月天子召侯為郎余亦及瓜焉噫余與侯同寮最久而寇攘甲兵之事相為終始也方繡衣交馳羽檄狎至哀兵括食刻期取辦侯以強敏濟之余因以免戾焉顧於侯未有助也今侯將承前席之寵思效一言可乎夫平盜易使盜不作難蓋勦戮之威易伸而涵養之恩難洽也閩之勢猶人嬰痼疾者陰邪內乘根固磐互牢不可解今以鍼艾藥石攻之灼之蕩之滌之疾雖除其真氣愈矣道和扶衰如保嬰兒如敬盤水如維持側車惴

李山集卷五  
四  
惴然不敢有毫髮之傷則生理可致不然一痾已  
一恙生消於指臂聚於腹心必甚於前而至不可  
為也吾民困矣輕德薄賦寧使鈍官守法勿使利  
官逞能庶幾有瘳乎余聞人所知者閩事四海之  
廣亦猶是也願侯以此告于上

送翁德功序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畧本  
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虜往  
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求由之問皆深閉  
固距不假以辭色非沮之也慎之也卿譚之何容

易乎木世乃有長嘯卻虜圍其寨破敵揮扇靖烟  
投筆取封名可抵掌談笑橫槊賦詠視聖人之所甚  
慎藐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歆羨袖書公卿  
之門飛奏雲天之陛莫不撫髀嘆息恨其試已之  
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人也吾黨翁侯彼  
功老於經術不得一第向來小試武事 朝廷官  
之德功沈毅忠信容氣不存於胸衛是言靡出諸口  
吾口知其可以有為也因贈言焉夫金玉已生螻蟻  
人命徒詐長平之卒不媿申息之老以是言兵者  
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謀幸借筋勇將憑河扁



舟慕西子之載抄騎縱南塘之出以是言兵者德  
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誠莫動天忠非許國匿魚  
腹之丹書灑指端之公字以是兵者德功之所嫉  
也余亦嫉之操心儻不然提十百千萬之衆凌凌  
競競如是愛子慈孫將跳白刃焉雖不慎者慎矣  
德功是行也有引而用之者乎摩厲以須卓然自  
見於世矣異時海宇清泰毒手尊拳袖而不用凌  
烟之像有白面書生雍容於虎臣之列者其德功  
也耶

屏山集卷第五終

